



陈独秀在东北开展革命工作时的照片。

“张老太爷”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登路恒吉里1141号。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中央特科处理。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

“一号机密”背后的故事

中共早期档案“中央文库”保存纪实

暴露在敌人面前。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他在法租界的家中。

不久后,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饥饿老板”

陈为人是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正是看中了这一品质,张唯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为人保管。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家中。领受任务时,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便立誓,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因此无论何时,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

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的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韩慧英装作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说自己已是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

可是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相信她的说辞,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由于没有担保人,他只得租下一栋无需担保小楼,将中央文库转移至此。在外人看来,陈为人是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但事实上他却是只能典当衣物,以红薯为食,维持他和三个孩子生活的“饥饿老板”。

为什么我们会幸灾乐祸

当办公室的懒虫犯了一个可能导致失去涨薪机会的错误时,你是否真心为他感到难过,还是不得不用埋头干活来掩盖自己的笑意?

如果你笑了,就是在幸灾乐祸,这是一种从别人的倒霉中感到一点快意的情绪。有网友在问:“为什么我的感情观点跟普通人的不相同?别人有了灾难,我内心深处会有不知从何而来的快乐,但是当别人遇见快乐的事情时,我却可能感到难过。”

我的回答是:少有人不是幸灾乐祸的。只是,你比他们更敏感,也更勇敢,你发现了自己内在的幸灾乐祸,并敢于说出来。自我就是幸灾乐祸的,它不可能是富有同情心的或是无私分享的。自我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比较,而比较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要告诉别人说,“看,我比你强!”所以,它总是在寻找机会证明自己是更好的,更强的,而他人是更差的,更糟糕的。这也是为什么名人间的丑闻会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它迎合了整个社会的幸灾乐祸。

完璧归赵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位。

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如何把20多箱文件在上任保管者家中运出来?陈来生动员全家人,扮作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工具暗藏文件。他们从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折,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到新住处。

由于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难以确保万无一失,两个月后,陈来生向岳父借钱,开了一家“向荣面坊”,将中央文库存放在改造的阁楼里。

1949年上海解放,陈来生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平点的损伤”。(摘自《北京日报》3.13)

责编 / 姚瑶
美编 / 孙亦红 照排 / 孙哲 校对 / 侯宇

宋真宗以梦治国

1008年5月18日,宋真宗早早来到办公室开例会。这回,他没直接开官腔,而是拉起家常小事了:“昨夜梦里,神人对我说,‘下月中旬,将在泰山赐给你天书’。”宋老板的梦吧刚落音,宋朝首席解梦大师王钦若立刻就说:“老板,这个梦不解,我马上派人去泰山取天书来。”这梦之所以解都不理解了,是因类似的梦,在1008年,宋老板已做了好几次了,第一次是在农历正月初三,大家新年第一天上班,宋老板把各衙门喊拢来,说,昨夜我刚入睡,看到一位神人对我说,下个月你如在正殿做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场,老天就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朕不知是何兆头。王钦若立刻站了出来:“老板,这是说大宋在您的领导下,已成超过千古的大盛世,应该到泰山封禅了。”

果然,道场将做完,就有太监来报告,说在承天门南面,发现不明物体,全体干部一同随着宋老板前去查看,一卷金丝黄卷垂挂在那里。上面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我们都知道天书从来都是帝王术,不足为道,但皇上想做啥子事情,直接开口就是了,为啥要转弯抹角说梦话呢?

要了解这事,就要清楚泰山封禅是何等事。与其说这事是一个仪式,不如说是一种资格,必须要功盖三皇勋比五帝才行。如果宋老板直说:同志们,我居功至伟,应该泰山封禅。也许没人反对,暗地里那不被人笑话死了。

也许有人会说,宋老板下面的人怎么想不到领导前头去呢?拍马太差劲。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乾隆那次下乡,在一个村口转弯处,看到一位女子身穿碎花裙子,回头望了一眼;夜里却看到那女子斜依床头,他吃了一惊,问她咋到了这,她说是刘塘刘大人把她给弄来的。乾隆叫来刘塘问怎么回事?刘塘说:您不是看上了这女子吗?乾隆敲了他一下脑壳:我哪里是看上了她,我是看那石磨怎么出白沫!刘塘何许人啊,这回不也表错了情,会错了意?

宋老板讲梦说话吃语,让下僚去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现在看起来,够荒唐的,可这种“传统文化”,又是值得反思的。(摘自《读书文摘》刘诚龙/文)

坐在马桶上指挥打仗的北洋将军

世上有怪癖嗜好的人不少,但对马桶情有独钟的人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王怀庆。

王怀庆是北洋直系老将徐世昌在军界的第一心腹。他为何对马桶情有独钟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马桶的亲密和喜爱实在可称得上是一桩“奇闻”。

在北洋政府做官时,王怀庆在北京有个非常豪华的公馆。馆中亭台山石,多由圆明园迁移而来。但在这个气派豪华的公馆中,王怀庆最爱的房间竟是他用来做办公室的厕所。据说这个厕所是两间大屋,中间设一“大便椅”,下铺细净炉灰,前设办公桌。王怀庆常常在便椅上一坐数小时,召集属下,处理公务。

马桶之于王怀庆,就像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抬着马桶随行。进攻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就坐在写着“王”字的马桶上督战。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马桶将军”由此得名。

(摘自《文史博览》第2期 苏籍鸣/文)



责编 / 姚瑶
美编 / 孙亦红 照排 / 孙哲 校对 / 侯宇

心如何下定?据邵元冲日记,3月21日他正准备离开杭州之际,恰好张静江从南昌来杭,当晚约邵与这时也到杭州的蔡元培等谈话。

张因了解蒋认可南昌会议并纵容部下在各地夺权的情形,故声称:“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商应付。”受此鼓舞,邵等于次日遂进一步与之商量“此后应付事宜”。

25日上午,张静江一行抵沪,即约集吴稚晖、李石曾等“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叛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并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候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

4月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蒋介石之所谓“清党”运动,即由此而逐渐展开。(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奎松/文)

蔡元培1927年曾参与弹劾共产党

1927年3月6日,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钮永建等人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感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李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元培也很愤愤不平。”鉴于一届一中全会“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12名监察委员中,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共7人。大家有意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

当时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尚在犹豫动摇之中。他的决

别打破那份孤单

情感感悟

听说梁朝伟与刘嘉玲携手回家后,各有去处;听说刘德华与他的佳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样会不会更孤单?

看到一张老照片,著名的萨特与波伏娃的合影:两人共处一室,各自坐在自己书桌前,或写字,或看报,专心,独立,又有某种呼应,既近又远……

他们的爱情与传说,有无数版本,两人从认识到生命结束,据说一直都有自己的房间,以及住房。房子是分开租的,相距不远,每天或萨特来她这儿写作和讨论;或者她去萨特那儿看书思考。这是他们保持内心不枯竭、不陈旧的一种方式,并不会减退爱意,反令爱情历久弥新。

西方知识女性眼中,波伏娃最成功之处,是她战胜了“鹦鹉综合征”——当你分开一对鹦鹉时,它们会因悲伤死去。90%的经典文学都这样描写“分离不起”的爱情。而波伏娃用一生证明:因为独立,所以辉映;因为懂得,所以容忍。互相不打扰。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萨特著名的观点是“他人即地狱”,所以他善于经营距离的微妙。爱的最高境界,是灵魂的契合,却又有广阔苍茫的原野可以策马驰骋。

不要打破爱情里的那份孤单,对自己、对爱情自信的人,才敢于在两人间留白。爱情常常死于挤压、堆积。爱太近会窒息,太远会消逝,而刚好的距离,是一种魅力、张力。

我坐在这里,你在这里也逗留过吗?偶尔看着,一片落霞。爱若可以这样自在,那么,即使孤单,也是辽阔与温柔的。(摘自《莫愁·智慧女性》第2期 罗西/文)

情感话题

的话,那天下所有的人早就开悟觉醒了。你所能做的,只是去看,去观照。但不要评判,不要说这样是不好的,那样又是不对的,因为评判还是属于头脑的。你不可能让头脑去观察头脑。你是用你的觉知在看,当你的觉知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的自我就会越来越坍塌了。那时候的你,不再会幸灾乐祸,也不会自贬自抑自惭形秽,你会变得更加的客观,客观得如一面空的镜子。外在的影像可能来来去去,别人的悲欢离合还在不断地上演,但你的内在是空的,那时候的你,就自由了。(摘自《爱的功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李思坤/文)

薛宝钗败在过度投资

《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在大观园里是“及时雨”,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出钱又出力,帮过不少园中姐妹,黛玉、湘云、那油烟无不受过她的恩惠。

大观园里的姑娘们也常常念叨宝钗的好处,只是有个奇怪的现象:众姐妹口口称赞“宝姐姐好”,宝钗在贾府却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挚友。大家闲来无事,反倒更愿意去黛玉屋里玩耍,书中从来无一处写众姐妹相约去宝钗家玩闹的。

谁让宝钗对人的帮助,是不求回报的!时间慢慢长了,大家对这位“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姐姐敬而远之。谁都不想欠她太多。一个人接受了太多恩惠,又无机回报时,内心惶恐不安,不知未来得怎样“涌泉相报”,这会演化成对友情的压力。进而宁愿选择疏远这位施恩太多的朋友。这就是人际关系中“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效应。

真正想交朋友,可以帮助对方,帮忙帮到一定程度后,要想办法找他点儿“麻烦”,求他办点事儿,给他一个能够帮你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体贴。此时对方心里会松了一口气,会更加没有负担地与你交友。

宝钗再宽厚,也不是做朋友的料。黛玉再刁蛮,朋友们也愿意时时围在她的身边。友情、爱情,皆是一样。对对方太好,总是要出问题的。(摘自《情场不输人,职场不输阵》中信出版社 苏岑/文)

爱情的底牌

一群女人聚到一起说爱情的凉薄。故事的主角是多年的恩爱夫妻,老公遭遇车祸,瘫痪不治,巨额医药费面前,恩爱妻子拔去了氧气。老公不想死,一直哭,用眼神向老婆求救。后来,明白老婆已然放弃自己,遂咬舌自尽。所有人都为爱情的现实唏嘘不已。或许你也如此感叹,但由此成为一个爱情的虚无论者,却大可不必。

我相信没有哪个女人真的能够狠心到见死不救,更何况还是生活多年的夫妻。只是,如果压力大到超过自己承受的底线,怎么办?放弃和不放弃的结局其实是一样。早一点逃离和晚一点逃离的不同之处:前者还能剩下余钱让老婆孩子苦度人生,后者却让他们终生都难逃艰难偿债的无尽黑暗。

做出放弃的抉择,这个妻子势必经历了反复的权衡。最终的选择虽然有悖道义,但那也不过是说明,他们的爱情败给了自私的人性。太多男女恋爱时满心春梦无边,容貌、权势、金钱,所有外在的,可以摆得上台面的东西都能成为条件。可家里的老人总有一句话,什么都是假的,找个靠谱的人才是真

漂亮的话谁都会说,但漂亮事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最关键的时候,每个人的选择都出于本能的直觉。这份本能的直觉,无关爱情,只关人性,这才是爱情的真正底牌。

(摘自《婚姻与家庭》第1期 琴台/文)

情感邮箱

